

卖旧书的老人

◇ 周有升

那天走在巷子里,看见地摊上摆着百十来本书。

一位老人穿着棉衣、拄着拐杖,坐在凳子上。天冷,他的脸冻得通红。这个卖旧书的老人,是我第一次见,他用温和的眼神打量着过往的行人。我探下身子,翻看着一本本旧书,老人忙着给我介绍。

我翻看本土作家的书,他开始跟我聊陈元魁的《麒麟河》,说他20多年前与陈元魁在麒麟湾一起下过棋。他聊井石的《麻呢台》,说他去过湟源的这个村子,他说着昌耀、海桀,还有龙仁青……我选了一本《2008中国小说排行榜》,忙问他价钱。

他说,十块。

我又选了本《了凡四训》,看见书中有小楷写的批注。他说,这些书他都看过。

他问我,看我有多大岁数。

我说,该有七八十了。

他笑了笑说,他是属鸡的,1933年生人,今年刚好90岁。

我说,跟我爷爷是同龄人,但我爷爷过世已经三十年了。

他问我,买旧书的人少了,看书的人也少,买回去,谁看呢?你父母亲或小孩爱看书吗?

我没有回答。至于看书,我的父辈中确实有爱看书的,也有爱买书的,但他们已相继离世。他们有的看医书,有的看名著,但终究在六十多岁时,近十年里相继离我们而去。

我避开这个话题,紧问,这些小楷批注,是您写的感受吗?他说,他年轻时爱用毛笔写小楷批注。他甚至说出了脂砚斋,这让我很惊讶。

他指着一本蔡义江写的《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》,密密麻麻的指甲盖大小的字,这让我更加地钦佩他。

我问他,您这么大岁数了,一个人来摆摊?家里人呢?

他轻轻地说了声,儿女已经过世了,孙子在外地工作。

他指着地面上的书,说都是他以前看过的。现在只想把旧书卖给需要它们的人。

我无意间拾起一本张瑞图和董其昌的书法字帖。正要打开张瑞图的书法字帖时,他已经开始背字帖《感辽事作六首》,“三岔河北玄菟城,二十万人齐列……”如此高龄,竟能倒背如流。他说,他教孙子写过这些字,这些字帖都是他孙子临摹过的。

他笑了笑说,十多年前他很喜欢看书,也爱写点儿什么,主要是记录他的儿女离世后的生活,怀念他曾经和孩子们一起生活过的点点滴滴。他说得很平淡。

当我刻意去记录这个故事,或者想为这个卖旧书的老人写个故事时,我知道这些真实的细节,已经存在于生活的点滴,不需要虚构。他爱读书、爱写,他有自己的生活,90岁的卖旧书的老人,我才发现他身边有两只小泰迪静静地蹲坐着。

我要回家了,拿起书要付款时,我正担心自己没有现金,没想到他拿出了智能手机,点开了收款码。

对买旧书的这位老人,我有许多的想不到。我笑着说,这您也会啊?他说“这不算什么,我还会发朋友圈,发朋友圈用的文字,都是用语音输入转换成文字。”

他的小楷,多少有点文征明的影子。



人间秋色沉落 独爱夕阳灿霞

◇ 沈海存

踏足于人间秋色,明暗有察,色彩缤纷。较春天的朦胧诗意,秋色多了一份回落后的沉稳;较夏天的热烈浓厚,秋色多了一些恬淡的安宁;较冬天的暗流涌动,秋色多了一种潜伏的个性。若论季节,秋是收获的季节,也是收敛的季节;是珍重的季节,也是珍惜的季节;是感悟的季节,也是回望的季节,是感恩的季节,也是回馈的季节。秋在天地大美而不言的氛围中将颗粒默默归仓,无争无赶,恰逢其时。若论人生,秋是在大起之后的逐渐回落,那些韶华此时逐渐沉淀,那些拼搏此时彰显光芒,那些疾苦此时不值一提。若论年华,秋或许是而立之后的不惑,或许是不惑之后的耳顺,或许是耳顺之后的古稀。人至中年,便步入似秋之殿堂,此时天大地大,有十分冲刺的劲道也要保留七分,因为输不起。此时豁达胸宽,有十分不愉快的情绪要摒弃二十分,毕竟经事多需看开。此时名利轻,哪怕拥有一支点金之笔、一座金山也要看轻看淡,毕竟锦上添花不恒定。此时健康第一,哪怕山珍海味也要合理膳食,毕竟肠胃承载有限。若然如此,大千世界,菩提镜台,我们何不将目光停留在美好的晚秋和晚秋下的归人,他们已耳鬓染霜,历尽风雨,却将一

生的艰辛困苦化作雨后的七色彩虹,无关名利,不问前程。

四大名著之一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,都说作品中或多或少折射着自己经历的身影,而曹雪芹能够撰写出如此壮观恢宏的一部巨作,与他家族的兴盛衰败必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他是当时皇帝御用江宁织造官员曹寅之孙,曹頔之子,可见家世显赫,少年时经历了一段极为富贵豪华的生活。后因其父曹頔因事株连被革职、抄家,家族遂败落,随家移居北京。晚年住在北京西郊,举家食粥,更为艰难。在如此境况下,曹雪芹以自身亲历亲闻的生活为基础,以“真事隐去”“假语村言”的方式,书写了其人生阅历和感悟,最后形成了四大名著之一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,其深邃丰厚的内容、诗性的叙事、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和感人肺腑的情节,具有永恒的魅力,留下千古绝唱,“红学”也因这部名著而长盛不衰。

90多岁高龄的郭鹤年先生,系马来西亚籍华侨,享有“酒店大王”和“亚洲糖王”之称,他的名字不仅家喻户晓,且已成为财富和成功的代名词。他创办的嘉里集团已发展到世

界各地,经营的业务也极为多样化,从甘蔗种植,制造糖、面粉、油脂等,到地产、金融、酒店、种植业等。他成立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团,已成为世界上最佳的酒店管理集团之一,全亚洲最大的酒店集团,遍布世界各地。他心系贫困人群,创办的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,在我国15个农村和城市基地以“敬天爱人”为理念,以项目扶贫的形式助力乡村振兴,为创造和谐社会贡献力量。2012年他荣获“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”,其成就荣誉闻名海内外,但他仍以“不辜负每一次机会,不亏待每一个人,不虚度每一寸光阴”为宗旨,90多岁高龄不退休,依然坚持身体力行,实现了跨时代、跨行业、跨国界的巨大成就,也树起了一面伟大企业家的光辉旗帜。

彭定中先生,祖籍湖南省保靖县。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杜邦公司全球副总裁。在中南大学、湖南大学等12所高校和研究单位设立奖学金。在担任香港国际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期间,香港机场连续5年蝉联“全球最佳机场”。在70多岁高龄时任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行政总裁,以促进人与人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为组织使命,开展了一系列的慈善公益项目,范围涵盖卫生、教育、产业、环境等诸多领

域,为中国扶贫事业贡献了力量。他设立的“素兰基金会”,帮助多个省份的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,在资助的同时,也教会他们怎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然,平凡如我们和身边的银发鹤年的老人。有人问你粥可温,有人问你行安全,有人帮你带幼子,有人疼你如幼孩,有人懂你如星月。没有三头六臂的我们,为生活奔波而焦头烂额,为追逐名利而筋疲力尽,然而在生活的赛道上,总有一双关爱的双手伸向你,总有一丝阳光般的温暖包围你,总有一种无言的支持默默跟随你,这些都来自于身边老人。经历过人世间的风霜雨雪,老人们虚怀若谷,不再为世间零碎事而焦虑。走过了人生四季,他们平静如湖,不为人生的起落而懊恼。迈向即将来临的冬季,他们坦然自如,以昂扬的姿态踏雪而行,在他们的心里也期待着春天。

夕阳是晚开的花,夕阳是陈年的酒,夕阳是迟到的爱,夕阳是未了的情。让我们以宽广的胸怀拥抱夕阳,以美好的情怀善待夕阳,以无限的尊敬崇爱夕阳,以传承的美德让夕阳更加灿烂,让人生生活更加幸福。

人间秋色沉落,独爱夕阳灿霞,愿天下老人幸福安康!

往事只能回味

◇ 马吉明

岁月轻轻滑过指尖,许多往事便渐渐弥散在如沙漏般的光阴里。时光的淘洗中,有一缕芬芳,被我珍藏在心底,随着光阴的流转,更加迷恋。

2003年9月,我如愿成为教育界的一份子,虽然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代课老师,但是能为教育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,我深感荣幸。几番周折,最终还是留在家乡的中学担任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老师。当我以一名老师的身份站在讲台上,给学生讲课时,成为老师的喜悦油然而生,那是一种源于内心深处的真真切切的成就感,我享受着那只有短短四十五分钟的教学过程带给我无限的荣耀。

快乐而又单一的生活日复一日,每天上完课阅完作业便回家。家中,母亲在自家菜园里忙个不停,尤其是夏秋季节。看着母亲瘦弱的身躯,有种莫名的伤感。母亲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种菜能手,我家的菜园里菜种齐全:碧绿的菠菜、卷心大白菜、青绿色的豌豆、芭蕉扇般的青菜等,在菜园里绿意流淌。餐桌上,其它蔬菜我可以不吃,但青菜是必须吃一根的,而且不能中断,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。

吃晚饭时一家人围桌而坐,尽享母亲做的美食。正中间是父亲,靠右是母亲和妹妹,靠左是我和弟弟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快吃完饭时,父亲一脸严肃地说:“今天宣布一件事,我已经跟隔壁老马说了,给你找媳妇,年底结婚。”事情来得太突然,来不及梳理,习惯性地

“嗯”了一声,随之后悔得肝肠寸断,因为我已有了心上人。

爱是乍见之欢,非你不娶的勇气。过了几天,隔壁老马叔叔笑呵呵地来家里。那天正好是周六,我在备课。老马叔叔说东扯西,大致意思是,当天下午就安排了相亲,看是否投缘。虽然心有一百个不满意,但时间紧迫,为了不让父母难堪,还是答应见一面。结果双方父母都很满意,回到家父亲一直在说对方的优点,我找借口离开了。

在外面转了一大圈,回到家中已是夜里,父亲坐炕中,母亲坐炕头,他们在等我。婚姻乃人生大事,我实在抗不过,就半红着脸说:“爸妈,您俩别生气。我一直都没跟二老说,我有自己喜欢的姑娘。”父母亲先是一愣,接着呵呵大笑起来,父亲说:“好!既然你自己有喜欢的姑娘,为什么不早说,害得我们为你担心。既然这样,改天约个时间,去见一面,人家姑娘父母如果同意,就把事办了。”

第二天,双方父母带着各自的孩子如约而至,因为是远亲,也算是知根知底,所以双方家长都满意。

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因为之前我去亲戚家开斋时见过。那姑娘年方十八,已出落得亭亭玉立。记得那天她头上披着红头巾,可红头巾怎能盖得住她的美貌。一双毛茸茸的大眼睛,活脱脱能说出话来,高而笔直的鼻梁充满了撒拉族艳

特有的那种美,红红的樱桃小嘴包着洁白如玉的糯米小牙,穿一件大红色绣牡丹花的旗袍,一头如瀑的长发,藏在红头巾下,讲话时如同莺歌一般,活脱脱一个美人胚子。

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,正值青春的女子出嫁,一片灿烂欢喜。撒拉族婚姻一般都是注重“门当户对”,我们两家条件相当,于是按照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请来两位德高望重的村里老人说媒。很快就到了定茶日,席间一来二去把婚期也定了。过程十分顺利,我身心愉悦,感觉泥土的气息都是甜的。

传统的撒拉族婚礼一般选择在冬季举行,当然我的婚礼也定在冬季。婚礼那天阳光明媚,天边飘着几朵白云,两家人喜气洋洋,下午两点半左右迎亲车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出嫁时撒拉族阿娜(女孩)有一段必不可少的“哭唱嫁歌”,一般都称“哭嫁歌”。这一习俗代代相传,是撒拉族传统口头文学之一,也是撒拉族文化的艺术精品。

自出家门,新娘由亲属搀扶,嚎哭退出大门,同时倒着走,一步一哭出对家的不舍之情,一字一行哭出对父母的感恩之情,新娘哭得梨花带雨,楚楚可怜,娇弱动人。护送众人的无不掩面啜泣,人群中新娘的父亲尤其难过,父母亲哭得泪流满面。随后,新娘被姐妹们搀扶倒着走到婚车旁,绕婚车三圈后,在哭诉中被舅舅和姐妹们扶上迎亲婚车。

往事如烟,回味无穷。

